



今天你笑了没有

笑妈赵丽蓉天堂问候

牛群主编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今天你笑了没有：笑妈赵丽蓉天堂问候 / 牛群主编 .

北京：现代出版社，2000.11

ISBN 7-80028-585-5

I . 今... II . 牛... III . ①赵丽蓉—纪念文集②赵丽蓉—
生平事迹 IV .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6521 号

今天你笑了没有

——笑妈赵丽蓉天堂问候

责任编辑：程阳阳

美术编辑：袁 涛

图文制作：隋 毅

出版：现代出版社

社址：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编：100011

印刷：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印张：7

开本：889 × 1194 16 开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0 册

ISBN 7-80028-585-5

定价：28.00 元

一个演员让人喜欢并不难，
难的是没人不喜欢。

——笑妈邱像

牛群

2000年7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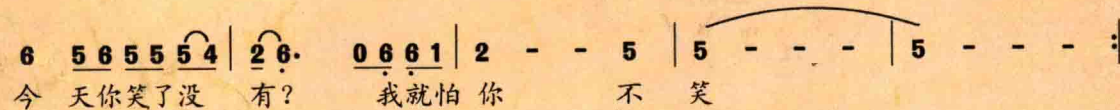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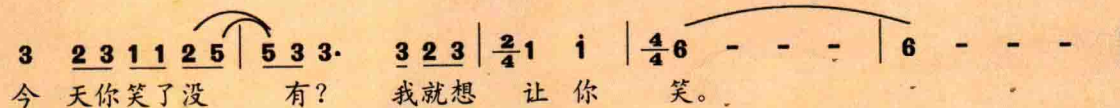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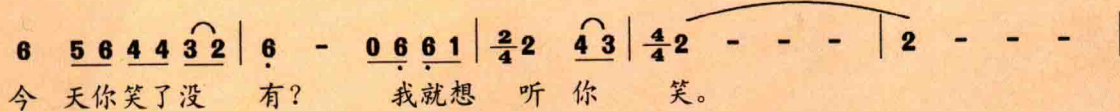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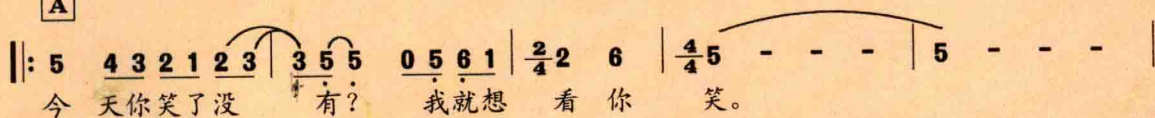


今天你笑了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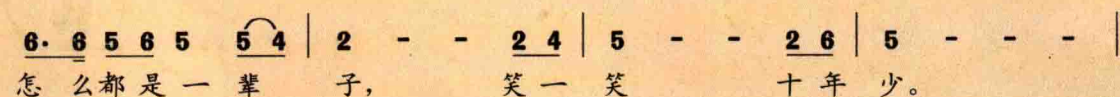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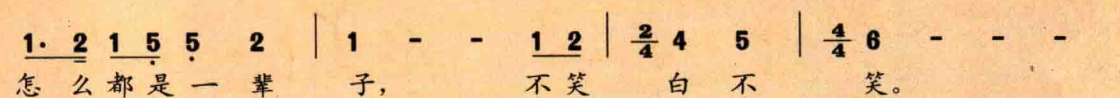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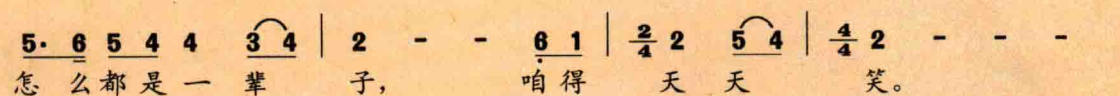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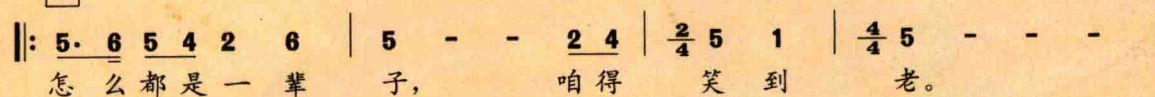
1 = C $\frac{4}{4}$

牛群词
卞留念曲

A



B





目 录



一封家信(代序)



我所经历的这十天 ... 1



评剧笑妈 57



家庭笑妈 65



影视笑妈 71



老百姓的笑妈 81



后记



我所经历的这十天

● 肃 儿

牛群和我要了黑纱戴上，跪在地上，点了香，烧了纸，磕了三个头。在我的记忆里，牛群只是在十年前我的老婆婆去世的时候磕过头，往后，没再给谁下过跪。

2000 年

7 月

18

星期二

上午，牛群把一份报纸递给我：“妈去世了！”我一把抓过报纸：“赵丽蓉昨天病逝——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丽蓉女士，因病于昨天早晨 7 点 30 分在家中逝世，享年 72 岁。”还刊登了一张灵堂的照片，二儿子盛大鸣守在遗像前……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牛群说：“走，咱们现在去温泉！”“温泉？”“对，妈在那儿去世的！”

在路上，牛群告诉我，汉林从昨天得到消息就给家里打电话，可就是没人接。他一急之下又想不起来牛群的呼机号，直到今天才联系上，总算从汉林嘴里知道了确切的地址。想起跟老太太交往的一幕一幕，一切都像是发生在昨天。我知道牛群心里难受，但没掉泪。只是唱了一路的《花为媒》，学了一路的阮妈，振兴了一路的评剧……

一路被汉林用电话指挥着，在走了不少冤枉路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过了颐和园还得往北扎十几里地的温泉乡白家疃村。

一进院门牛群就和“妈”的儿子们抱在了一起！福春、大鸣、盛谦都比较克制，可能人悲到极限就不会哭了。牛群和我要了黑纱戴上，跪在地上，点了香，烧了纸，磕了三个头。在我的记忆里，牛群只是在十年前我的老婆婆去世的时候磕过头，往后，没再给谁下过跪。

汉林迎上来，跟牛群默默地拥抱。汉林已经在这儿忙了半天一宿，显得越发“苗条”，仿佛一阵二级风就能把他吹走。头半年得知老人家身体不好，说是肺气肿，我们一直跟汉林联系，要前去看望，汉林说老太太不让：“看我也这样，不看我也这样。大家都挺忙的，就别来了。”汉林说老太太不让我们去看她的原因还有一个：妈这辈子总是把欢乐送给别人，总是以最美的形象示人。化疗之后，她的头发开始脱落，脸开始消瘦，到最后皮包骨头，临终之前剩了 70 多斤……妈不愿意让人看到她病中的形象。

从灵堂出来，和家人们坐下来，听福春哥儿仨和媳妇们讲妈如何得病，如何诊断，如何医治……一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就像那个钟摆似的，慢慢地、慢慢地停了。”老二大鸣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比划着钟摆的样子，操着一口纯正的京腔，“……我妈把心全都放下了，所有的事情都想开了。儿子呀，孙子呀，家里的各方面也都给安排好了。连自己的装裹都准备好了，都是她自己选定的衣服：中式的棉袄棉裤，意大利的皮鞋，铺的盖的都准备了……说句那什么的话，





我老太太是早上走的，就是你们孩子们中午晚上吃什么饭我没安排，其他的全安排了！我妈嘱咐我们，‘我走的时候带个眼镜儿，妆化得漂亮点儿，弄点儿小树叶儿一埋，齐活！’

“最后这一个多月，为什么我妈非上白家疃这儿来住？现在明白了，这都是老太太精心安排的。你想啊，白家疃这儿虽然说离市区远点儿，但宽敞……那天我妈突然间显得精神了，说明天我回白家疃，不在这住了。这边房子太小，我连挂上吊绳儿的地方都没有，想死连个柱子都找不着。我住白家疃去，那边有两个柱子……还开玩笑呢！我说那边好长时间没住人了，我们得先去归置归置。我妈说不用，咱过去现归置就行。第二天中午12点半从肿瘤医院回来，现做饭，吃完饭一点了，两点出发，去白家疃。就住在这里一直到咽气……”

老大福春指着那张铺得干干净净、叠得平平整整的木板床说：“我母亲就是在这张床上走的……”老二大鸣爱称呼“我妈”，老大福春爱说“我母亲”——“你看看，多干净。她去世后床单子我们根本就没换。不用换。干净极了，一个污渍也找不到。”

大鸣叹道：“老太太从来不在床上拉尿，最后那次小便还是让她们几个人架着，非要去厕所。说买什么尿不湿什么的，根本用不着。就是疼得最厉害的时候，也挣扎着自己去厕所，扶着墙一点儿一点儿地蹭着走，能不叫人就不叫人。我们说，您怎么不叫保姆呢？她说保姆太累了，让人家多睡会儿……总惦记着让保姆去休息去吃饭，总说‘怎么还不让她吃饭去呀’，还跟我们急。开始保姆还能喂她吃两口，最后实在是咽不下去了，全身都肿，连内脏都肿了。所以她咽不下东西去了，咽东西特慢。但特别乐观，保姆喂她一口，她让保姆吃一口，再喂她一口，两人就这么比着吃，玩儿着吃，闹着吃。最后右肺的呼吸不足百分之十了，全靠氧气。你想想一个人就剩下一半的呼吸了，体质又很差，最后主要是呼吸的问题。上呼吸机也不行。这个我们也请教过，那就得挨一刀。能不能治好，人家没把握，最后是白挨一刀。”

“都这样了，能不麻烦人就不麻烦人。实在要用人了，就自己那儿嘟囔：‘谢谢，谢谢。’我们就知道她有事了，赶紧就起来。所以最后这仨月，给我妈又找个保姆。我跟保姆说你的任务就是‘大眼儿瞪’。一宿跟那儿瞪着，给煽着扇子，别让蚊子落上。白天一拨儿，晚上一拨儿。夜里值班的白天必须睡足了，夜里不许合眼儿……”

“我妈太要强了！明白。跟那儿躺着指挥我们，‘在那个抽屉底下有一个手绢给我拿出来！’特别准。‘把那个小绿箱子里那个小提包里面的指甲刀给我拿来！’你到那儿拿去吧，准有。如果要是没有，那就怪了。”

二儿媳妇王菁把话接过来：“这老太太是不一样，都难受成那样了，张嘴就是玩笑。平常日子，老太太只要是一想解手，就该发话了：‘男士都给我退下！挂窗帘！’把我们给逗的。一到晚上该睡觉了，男的都让出去。还是咱老北京的谱儿，儿子也不成。后来我跟大鸣说，‘咱妈成西太后了，让我们退下，用的全是宫廷语言’。说话那神态就由不得你不乐。”

“就是上个星期六吧？妈在家里觉得特别憋，感觉特别难受，就非要出屋去。她就老跟那小保姆说，我想出去，你给我搁一个大树底下，有树叶的地方……我们就赶快把这张床搬到院里，就搁到门口这儿了。妈就在这张床上躺着。当时大哥不在，就我和大鸣在旁边。一会儿妈问我们，‘你哥哥全家来没来？’我们说还没来呢。过了一会儿妈





说,‘我快不行了……’我们就害怕了,说这可怎么办?哥哥不在,弟弟也没回来!这时候天就黑了,那蚊子就糊上来了。我们就赶快给她轰蚊子。让她进屋去,她说什么都不进去。说‘我今天晚上就睡这儿了,正好这院儿里有树叶儿,把我一埋,正好……’我当时就想,要是这会儿下雨就好了,妈怕我们淋着呀,就该进去了……怎么那么寸,正想着呢,天就下起来了!我跟妈说,‘下雨了’。妈说,‘下雨了吗?那咱们……进去吧……’大鸣马上去给大哥打电话,又给弟弟打电话,说你务必得回来,你不回来万一要是见不着妈不是遗憾吗!星期二早上盛谦就到北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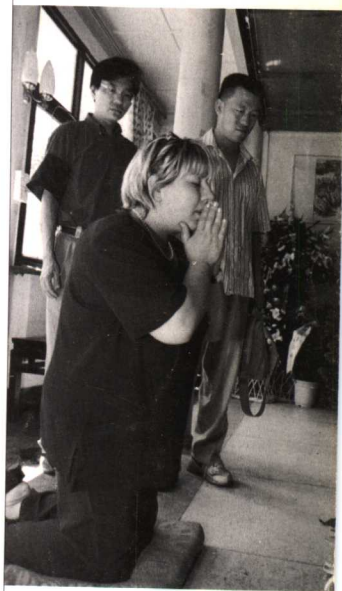
老三盛谦插话说:“我母亲这次生病,多亏了我这二嫂了——盛谦既有点随大哥,也有点像二哥:有时候称‘我母亲’,有时候称‘我妈’——因为我在意大利,太远够不着。大哥和二哥虽然尽可能地抽出时间照顾我母亲,但是还有好多妇女的事儿啊,毕竟不方便。她老人家这辈子没闺女,就仨儿子。一直到最后都是我二嫂照顾,二嫂是我们家的一个大功臣。这个我们全家人都记着呢。这个大功是她立的,也只有她能立,我们别人全都够不上!”

早听说妈有个儿子定居意大利,给妈娶了个洋媳妇,生了个“中西合璧”的孙女,但从来没见过。我问盛谦:“你是什么时候赶回来的?夫人没有跟你回来?”盛谦说:“夫人23日回来。我是星期日接到的电话,马上办签证,把手边的一大堆事儿全推了,星期二就飞回来了。一进门见我妈病成那样子,我抱着妈妈就哭!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想不到呀,我走之前还活蹦乱跳的,回来怎么瘦成这样了……哥哥嫂子们都劝我,说再怎么着也不能在妈跟前儿哭啊!可我实在忍不住;我妈还笑,说哭个啥,妈好着呢。你这一哭,好像我生病了似的……”

大鸣接着说:“最后那个晚上我就守在边儿上。我妈昏迷了几天之后,临走的那天,醒过来了,脸红扑扑的,叫着我们的名字。可能这就叫回光返照吧。家里人全在,老话说有福气的老人咽气前得把孩子都等回来。7月17日凌晨3点多钟,嫂子就把我们叫起来,说妈估计是不行了。到了4点多钟,就跟有预兆似的,突然这院子里好多怪鸟乱叫。‘呱呱’地叫了半天,突然又安静了。后来我们问村里人,村里人说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鸟……这两天鸟也没了。”

“那天早上起来,给我妈全身都擦了一遍,擦得干干净净的。衣服都穿好了。早上7点半,我们几个儿子、儿媳妇、孙子都围在床边上,看着我妈就跟那大座钟的钟摆似的,慢慢地、慢慢地,停了,不动了……走的时候特别的慈祥,我跟您说吧!她给人一个漫长的遐想……老太太这辈子没有遗憾,要是再落下八百个遗憾,那可干了。我们按照农村的风俗习惯,在家里停了8个小时。然后就运到医院太平间了,天太热……”

汉林接道:“正好我进门,赵妈刚送走!没赶上!我那几天在辽宁演出,头一天那儿下大雨,结果演出就被挪到了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7日上午。那天一早我就把手机打开了,金珠还问我:‘那么早你开手机干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该开。刚到现场,大鸣的电话就来了。‘汉林,你在哪儿哪?’我说‘我在兴城呢。’‘噢,我跟你个事儿。’我合计大鸣肯定是说赵妈的什么什么事啊,找的什么大夫啊,或者是要的什么药啊,没想着老太太就走了。‘咱妈今天早上7点半走的。’‘啊!’我当时就傻了!我就冲着话筒喊:‘大鸣你说清楚!’就听大鸣说:‘你别问了,等你回来再说’。我说我马上赶





回来！大鸣说汉林你可别着急，回来后咱们再商量。我赶紧找他们演出单位，说请把我的节目往前提——不演是不行的——我这是大事，请理解我。我也没告诉他们什么事。

“上台演出的时候，我净出错儿，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金珠下来就问我：‘怎么回事，你！有什么事吧？’我也没敢告诉她，就是催着他们快把我们送回去。演完了10点半，结果找的那车怎么都开不起来，慢的像牛车似的。我直跟司机说，你要是累了，我来开。司机说不是我不想快开，这二手车刚修完开不起来。走到半路上还修了一回，说这个发动机的螺丝松了，要掉。把我急的，我这紧着催。金珠不知道什么事，还劝我，‘车开得慢点就慢点吧，省得出事……你今天到底怎么啦？’我还没告诉她，因为她跟老太太感情太好了，我怕她一下承受不了。我就是不吱声，眼泪往肚子里流。等快到了，我跟金珠说了一句，‘赵妈走了……’一开始她没反应过来，‘哎，你刚才跟我说什么？’‘赵妈今天早上7点半走的……’好家伙，她这就开哭啊。一进院就更不成了，就抱着那二位兄弟……大鸣跟我说汉林你来了，我们抱头痛哭！”

“奔到这儿不到5点。哥儿仨说汉林你先别哭，评剧院领导都在这儿，咱们得一块商量商量追悼会的事情。”

“我说咱妈这事得马上把消息发出去，咱们应该找个最快的办法。如果给各媒体打电话，你就得重复说，怎么也不如上网快。我就给昆鹏网站的姜威打电话，他说‘什么事？’我说有一件重要的事儿，是这么回事。‘啊？！’一听说都吓神经了。‘你赶紧来！’”

“我拿了一张赵老师的照片就奔网站了，到那儿把这个文字的材料整理出来，马上就上了网。上网不到10分钟，反馈就开始了。‘惊呼！赵老师故去，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啊！’‘是真的？是假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全都是这些，不到一个小时我的电话就开锅喽，全是落实这个事的。夜里1点多钟还有电话哪。媒体好多人就开始往温泉这儿奔，什么‘北晨’的，‘北青’的，好多啊……今天早上沈阳我朋友来电话了，说沈阳的大报小报都登的是这个消息，铺天盖地！满街都是卖报纸的喊：‘看吧看吧，赵老师笑到最后！’”

“我这一宿没睡啊。我就想，我得给赵妈送一个花篮，我怎样写这个挽联，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心情表达得更准确呢。我就在缎带上写了这么一段话：

艺术千古绝唱，美名万世流芳。 痛悼合作前辈，怀念心中赵妈。

“我与赵妈合作这么多年，都是以母子相称。但是我总觉得我跟赵老师不单单是母子的关系，它有千丝万缕的、说不清的那种东西在里边。她不是我的亲母亲，可是她又像我的亲母亲，甚至胜似我的亲母亲。因为亲母亲可能在某个方面不会给你更多的东西，可是你在这位母亲身上得到了。”

“老太太活着的时候，山崩地裂，台上那真是山崩地裂。走的时候惊天动地，这是角儿，这才叫真角儿。你说谁张罗来着？谁也没说，都来了。这老太太活着山崩地裂，走了惊天动地。我看是不会再有了……”

自从老太太昨天仙逝，这两天来吊唁的挤破了门。与妈妈同岁的田华老师来了，冯

巩来了，还有许许多多素不相识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了……田华老师看着赵妈床头的遗像，用手拍打着送走赵妈的这张床，声泪俱下！“……老姐姐，你说话呀！我就服你，我打心眼儿里服你！你是人民的，你是人民的艺术家……”且哭且诉，整整25分钟！冯巩一进灵堂就泪流满面，跪在地上“咚咚咚”地磕了三个响头！当记者“忽啦”一下把他围住，所有的麦克风都伸向他，所有的摄像机都对准他的时候，这位笑星哭着用天津话说了一句：“……我说嘛，我说嘛……”之后掩面夺门而去！

回来的路上牛群有好一阵都没有说话，后来他跟我谈起了跟老太太几年的交往，有我知道的，也有我不知道的。他连哭带笑带唱的，那车开得好几次都差点跟人家追尾！

刚跟妈认识的时候，牛群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演出还不多，怯生生的，跟谁都不熟。别人演节目的时候，牛群就默默地在一边看。只有妈发现了这一点，指着牛群跟别人说：“这孩子有心，不言不语的，别人演，他在一边偷着学，有出息！”这些话让牛群信心大增。以后跟妈接触多起来，隔三差五一见面，老太太一准儿上下端详牛群：“嗯，儿子你又胖了，可得减肥了。这么大块儿得多少东西才能喂饱呀！你看人家潘长江，吃一口全身都串到了……哎，你不是在北大上学嘛，毕业了吗？”“快了，毕业的时候，还想请妈到我们学校给义演一场，我们老师同学都特喜欢您，点着名让您去。”“去了我演什么呀？”“就唱那《小虎队》，唱《牵挂你的人是我》。”“唱这个不蒙人吧？……现在这观众，不管你多有名，你要糊弄，他可不干！”……

和倪萍在一起的这张照片，就是牛群在北大演出的后台拍摄的。当时礼堂的气温高达30多度，热得喘不过气来。妈跟其他演员一起，挤在狭窄的过道里。脸上仍然挂着慈爱的笑容……

我还记得往年春节晚会，有些演员争场口，把自己的节目往前提往后挪的。导演很为难，妈有时候也被挤得“东倒西歪”的。但妈最好说话，即使被放到不太好的场口，妈也从无怨言，只是苦笑笑，服从安排。有一年直播前，妈正在看贴在墙上的节目顺序表，一看自己的节目又被挪动了，她跟旁边的牛群说：“孩子咱不跟他们争那个，真不在这个。”现在想想，老太太哪年的节目因为“场口”不好演砸了？她那节目放哪儿效果不是“山崩地裂”？老太太说得好，“真不在这个！”

跟中央电视台到江西吉安参加心连心演出，台里让牛群和妈合唱一段《夫妻识字》，妈笑道：“儿子，咱们这可差了辈儿咧！”然后二人在台上你进我退你退我进前八字后八字地扭起来，并咿咿呀呀地唱：黑咕隆咚天上出呀么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我认呀认得清。什么字，认得清？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老太太嗓子沙沙的，字正腔圆，唱出来那个甜、那个润、那个美呀！可谁知道，妈那时候骨质增生很厉害，她告诉牛群：“我这里有好几块碎骨头碴儿，它们在我这里面乱窜，疼着哪！”

1994年3月7日上午，我们专程去赵妈家为她拍照。我俩一进门，牛群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妈！”妈乐得满脸是褶儿：“光拿嘴甜合我，就这么空着手儿来啦？要不人家说呢：如今是叫妈的多，孝顺妈的少……”牛群马上把我手里的一兜子鲜枣抢到手递过去：“这回您可冤枉我了，您瞧，这是我孝敬您的……这没您儿媳妇什么事儿啊。”“噢，吃不了了给我拿来了？”

把老太太从紫竹院的家接出来，直奔“别墅”。从他们家门口儿上主路是逆行，牛





2000年

7月

19

星期三

群要去绕立交桥，老太太说：“走吧，我儿子就这么走。”牛群说这是逆行，老太太一脸的惊讶：“是吗？那我让儿子给蒙咧，他说这样走警察不管！”

在一条很难走的路上颠了半天，才到了她的“别墅”。她说：“这还是我昨天专门侦察了一下呢，就怕你的车找不着。”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走错了道儿，多绕了几十分钟。到她家已是时近中午。这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小院，磨砖对缝儿的大瓦房，里面是四白落地的装修。朴素大方，“农”味儿十足。老太太有两个孙子，一个11岁，一个9岁，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胖子顶俩瘦子，俩瘦子顶一个胖子。妈说：“儿子儿媳妇，在这儿吃饭吧，到饭口啦！”牛群说，“我们不吃了，刚吃完。”妈不动声色地说：“噢，你们刚吃完……”回头吩咐家人：“把那贴饼子熬小鱼大葱黄酱端上来……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饿咧，一听这饭就饿咧！”“知子莫若母”，她知道牛群也馋这口儿。没二话，牛群拍了几个卷就开吃，吃得狼吞虎咽，吃得顺脖子流汗。妈乐了：“刚才嘴还硬着呢‘我们刚吃完，不吃了’……他比谁吃得都多！”

1999年春节晚会直播现场，妈气喘吁吁地从台上下来，牛群迎上去说：“妈，您给全国人民拜个年，我给您拍张照片。”妈便笑咪咪地对着牛群的镜头拱拱手，用唐山话说道：“拜年，拜年！”“咔嚓！”妈慈祥喜兴的福相被定格……没想到，这竟成了牛群给她老人家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也成了她艺术生涯的最后一张照片！而且那次仅仅就拍了这一张。牛群说，早知如此，我肯定会把那天带的所有胶卷都用来拍摄赵妈一个人……

倪萍的眼睛肿的像桃儿一样，看来不知哭了多少回了。她站在老太太灵前，不出声地流着眼泪。好一会儿，倪萍突然微微笑起来……

在路上，接到倪萍的电话，问去赵妈家怎么走。她算问着了，这两天我们已经跑了好几趟，轻车熟路。哪儿拐弯，哪儿调头，哪儿有什么明显标志……门儿清。我们详细地告诉了她。之后又有几个朋友的电话打进来询问路线。牛群的办公室主任兼司机刘燕说咱们应该开通一条手机垂询热线，专门回答去白家疃赵丽蓉故居怎么走……

一进院大鸣就告诉我：“昨天你们走了以后，就听见院门口有人吵吵。我出去一看，一位老太太正跟那拉三轮的‘矫情’呢。怎么回事呢？这老太太在咱们街口那儿打听道儿，问去赵丽蓉家怎么走。这位拉三轮的说，这么着，我拉您去，我认识。三轮就把老太太拉咱门口来了。下了车跟老太太要5块钱，老太太舍不得给5块钱，说你这么近的道儿，就敢要5块？给你3块吧。拉三轮的不干，非要5块。吵吵半天，老太太就不想给5块。这院门口围一大堆人跟那儿看，我嫌‘寒碜’哪！我说要不我给这5块钱得了！老太太这才非常不情愿地给了人家5块钱。之后老太太进了灵堂，冲咱妈，鞠仨躬，磕仨头，又打身上掏出100块钱来，‘啪’，往桌上一拍：‘这是我给赵老师添的香火钱！’你说这老太太，为5块钱跟人家呛呛半天，最后拍出这100块钱不带犹豫的……”

正说着，就见福春、盛谦他们飞奔出去。大鸣说，“又来qiě了”。我一愣，问他：“qiě”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来客人了。“qiě”就是客人的意思。我问怎么写？大鸣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你就记着怎么念就行了，这是我们老家的话儿。我连忙跑出去，见一雍容华贵的妇人正从车上下来。大鸣告诉我，这是我妈生前的好朋友，叫陈丽华。她带来的工作人员先把带去的花篮在灵堂安置好，再请她进去。只见她未进灵堂先带泪，面对遗像早失声。福春、大鸣一边一个挽着，嘴里不停地劝着：“您节哀……”好不容易才把她劝住。大鸣把我介绍给这位陈丽华女士。大姐跟我握手，并给了我一张做工考究的名片。上面写着：“富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陈丽华董事长”后面是一大堆头衔，第一行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然后大家坐下来，哥儿仨又谈起了妈妈如何得病，如何治疗，如何咽气，如何料理这些生前身后事，大姐又哭了起来。大鸣告诉我，这位陈大姐跟咱妈的关系可不一般，有十几年的交情了。以前家里困难的时候，总是陈大姐伸出援助之手。

这时外边又是一阵喧闹，甬问，又来“qiě”了，而且准是个“名qiě”。我跑出去一看，果不其然，这回来的是倪萍、文澜两口子，带着鲜花前来拜祭。倪萍的眼睛肿的像桃儿一样，看来不知哭了多少回了。她站在老太太灵前，不出声地流着眼泪。好一会儿，倪萍突然微微笑起来，把我吓一跳！这又哭又笑的，倪巴儿肯定是伤心得糊涂了。她擦着眼泪，冲着赵妈的遗像笑道：“……去年春节咱们娘儿俩还开玩笑，我说您还不找一个老伴儿？您说你去美国跟克林顿打个招呼，这人儿行……他有老伴儿了哈？回你给他带个信儿，我们俩那事儿还成不成？不成我就不等他了，我找别人了……没想到……”

这时有好几位记者要采访倪萍，都被倪萍婉拒了：“我会专门写文章的，今天我不说了……”是的，对于老太太，倪巴儿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了……

“……这两天我的电话不断，都是打听老太太情况的。那些观众就想知道老太太临终留下什么遗言了，我说都不知道。沈阳那边报社的人给我打电话，说沈阳十万人自发地签字，要留住赵丽蓉。成都是100万人，不让烧赵丽蓉，他们觉得能把她留下……这个老太太呀，一辈子替人家想！活得比谁都清楚，比谁都明白，比谁的责任心都大，一辈子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这辈子活得太值了！老太太对我太好了！总是叫我倪姑娘，跟老太太我是最能掏心窝子说话的。我去过你们在紫竹院的那个楼，老太太曾跟我说，‘我现在在笼子里，过着鸟人的生活……’她就喜欢过农村生活。我也去过你们韩家川那个小院，每次去老太太都给我做贴饼子熬小鱼儿……”

大鸣说：“多替你们要吃了，老太太就该给我发命令了。我头一天就得去把院子归置了，把锅刷干净了。不可能俩月没去人了那儿还倍儿干净啊。收拾完了我就撤了。小静（保姆）接着开始拾掇鱼，我妈到那儿就是一贴（贴饼子），你们到那儿就是一吃，吃完之后一说。我是负责听听第二天的反应。一问我妈，倪萍他们吃得怎么样啊？我妈说‘一群狼！合着中央台那儿不管饭吃，都说在那儿吃不饱，到这儿吃饱了！……’你们吃的越多她越高兴。她自己也吃不了多少，就是看着你们吃她是最开心的……”

这时候陈大姐让随从人员打开提包，从里面拿出一摞一摞厚厚的人民币来，非让分发给所有前来的记者朋友，替老姐姐赵丽蓉筹谢大家。又拿出一摞钱来递给评剧院的有关人员，跟他们说：没别的，把我老姐姐的葬礼弄得漂亮点儿。之后陈大姐拿了一摞钱走到小保姆秀儿的跟前，把钱塞在秀儿的手里，说：“孩子，这些日子辛苦你了，谢谢你替我照顾我的老姐姐！”秀儿一下就哭出声儿来，泪如雨下！“我不能要这个钱！”她





喊道，“我伺候奶奶是应该的……我也没想到有这么好的福气能伺候奶奶！奶奶对我太好了！她疼成那样，还惦记着我，说你还坐那儿干嘛，等谁呀？麻溜儿的，还不赶快吃去？赶快吃完了得了……总是催着我去吃饭、去休息……最后她实在难受了，一顿饭也就能吃两口，再喂就不吃了。她说我肚子饱了，求求你别喂我了！我给你跪下了！我说我给您跪下了，求求您多吃点儿吧……奶奶特别不爱麻烦人，疼的时候也不像人家那样哎哟哎哟的……奶奶太好了！我在奶奶身边学会了怎么做人，她经常跟我说，‘你呀，听我的，别人东西搁哪儿了，别动！让你拿你拿，不让你拿不要动。你就听我的吧，你是修好，没错儿……’”

大哥福春接着说：“……我母亲后来就是这姑娘一直伺候着。老太太的命好哇，正赶上秀儿伺候过老人，有经验。包括吃饭呀、喂药啊，都有一套。后来要学心理学，说我要好好研究研究老太太的心理……最后就是她跟我这个弟妹（大鸣的夫人王菁）两个人24小时倒着班的伺候。”

送走了陈大姐和倪萍，又迎来了一位客人——妈在评剧院时的老同事王琴。大鸣介绍说，这位王老师五十年代就跟妈在一起。王老师很健谈，听说我要了解赵妈的事儿，就跟我聊了起来：

“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认识，有很多年了。五五年，她怀第一个孩子，我也怀第一个孩子。她去检查，我也去检查。她一进去大夫就全笑呀。我的个子比她矮，肚子也比她的小。她说‘我个子大所以肚子就大……’，把大夫笑的！这话从一般人嘴里说出来不可乐，她说就可乐。具体的我也学不来……

“我被打成‘右派’以后，我们离开了一段时间。等平反了，我们在一块儿就多了。一块儿演戏，《刘巧儿》、《花为媒》、《三里湾》……她一上台你就等着乐吧。比方说拍到她那一场了，导演还没说，她戏出来了，逗得我们下边这些人笑得肚子疼。她演的那个三仙姑，就是《小二黑结婚》里面的那个三仙姑——比她演阮妈还早——她把那个人物刻划得简直是……老来俏的样子，爱拔白发，有一根儿拔一根儿……别人绝对绝对演不出来！当时有100多个剧团派人来向她学习。排《花为媒》的时候，导演说赵丽蓉太聪明了，根本就不用给她说戏，排到她那儿，她那戏自然就出来了。她这个人就是这样，举手投足都带戏。

“都觉着她平常挺乐观的，其实她挺苦的。好多年以前的事我估计你们都不知道，那都是上一辈子的事了。她老伴儿有心脏病，当时我去看他，丽蓉说她请了一个大哥来帮助照顾老伴儿。那是八四年，她正在郊区拍电视剧，不在家。一天中午老伴儿跟那位大哥说，你回去吃饭去吧，这个人就走了，走了以后老伴儿犯了病了，手伸过去够药，不够着，手搭在桌子上就去世了。老伴儿去世较早，后来就靠她自己弄这几个孩子。她特别要强。

“大家没把她当名人，她也没拿自己当名人。离退休干部开会她也参加。有一天我给她打电话，小保姆怕她累着了，就说不在家。中间停顿了一下就听见她在电话里说，‘王琴，她说瞎话，我在家，我在家呢，她撒谎呢！’我说：‘你现在是名人了，肯定不接我的电话了’。她说，‘你胡扯！咱们姐俩儿谁跟谁呀！’丽蓉啊，她活的太明白了。就是走得太早了……她的事情太多太多了！点滴的东西只能是靠慢慢回忆，慢慢回

忆……我慢慢回忆一下，再跟你说，成不？”

王老师“慢慢回忆”去了，我又跟曾格聊起来。这位曾格也是评剧院的演员，一看就是一个直性子人。他非常生气有些人对赵老师的不公平，跟我谈了很多不便公开的“内部消息”。所以他说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像跟谁堵气似的：

“老太太一辈子严于律已、宽于待人。您就瞧老太太这仨儿子，有一个靠老太太的吗？完全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开创了自己的一份事业，您说对不对？老太太在全国多大腕儿？从来不让孩子们打她的旗号！还怎么着？

“……说到艺术，赵老师的这个‘喂’，高！这个‘包袱儿’任何时候都能恰如其分地给你‘抖落’好！您说谁能比？谁敢说不服？！

“我敢说，赵丽蓉老师是第一个作为评剧演员步入影视界的。那是导演杨洁定的，《西游记》第十五集，车迟国吗，那集叫《斗法降三妖》。我演鹿力大仙，老太太演王后。戏曲表演跟电视剧的表演完全不一样。说你光有说话也不行，你光有内在也不行。内在你通过什么呀？要通过形体去表演。说赵老师好，好就好在她能恰如其分地把人物性格演得淋漓尽致。赵丽蓉的嗓子条件不是最好，可会用会使。她表演艺术的独到之处就是已经形成了赵丽蓉风格。那会儿也有人想学赵老师，但只能学一个形，一个外壳儿。……惟一遗憾的就是，老太太不该这么早的离开评剧院，说评剧院再过几代人，未必能再出现一个赵丽蓉！……当然了，跳槽，对赵老师个人来讲，是一个机遇，这是辩证法。但是从评剧艺术上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我今天跟您面前谈得很斗胆。说老太太能维持到今天，从医学界上讲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这些咱也表示非常的感谢。我觉得她去世一点儿罪都没遭，很坦然的大方方的走了。留下了怀念，留下了遗憾。说赵老师的去世，震惊了北京市，震惊了全国！”

曾格总结性地结束了他的“发言”。

跟曾格先生聊完，我瞄上了这个家里的一位特殊人物。大鸣他们都叫她李姐。我早就注意她了，她胖胖的，戴个眼镜，一天到晚戴着个围裙在厨房里忙乎。说她是请来的厨师吧？可厨艺不佳。掌了几天勺，就“素”得大鸣他们要求她“下岗”（后来由擅长做上海本帮菜的特级厨师，大鸣岳父的弟弟大叔接替了她的工作）。说是家里请的另一个保姆吧？也不像。这位李姐文质彬彬的，像个做学问的人。看大鸣他们对她“熟人不讲理”的态度，我判定，这位李姐肯定跟妈有特别的关系。我“赖”上了她。但李姐说什么不跟我聊，她说老太太生前交待过，不让她把跟老太太的交往说出来。这下我对她更感兴趣了，非让她说不可。她被缠得无法，只好说——

“……我为什么一天到晚戴个围裙？这就是我的‘金字招牌’。哪位记者要采访我，我都告诉他们，别采访我，我就是他们家请的一个保姆，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人家也就不找我了……

“说一千道一万，做一个名人不容易，做一个好人更不容易，老太太这两条都做到了。好人不一定是名人，名人不一定是好人。我说话比较直啊！我觉得老太太既是好人，又是名人。您让我说具体的，具体的事儿太多了。

“你别再逼我了，我跟你讲一件事吧……不能说，一说我心真疼……有一天我去韩家川看老太太，小静（早年的小保姆）那会儿还在呢。我跟老太太聊天，我当时也不知





2000年

7月

20

星期四

讲什么来着，我都忘了。老太太一听我说得特别有道理，马上就叫小静：拿板凳坐这儿，好好听听，对你有帮助！其实那天我纯粹就是瞎侃。但是我没糊弄她，说的都是实话。她问为什么？我就说为什么。她特聪明，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她就听，而且马上让更多的人都来听。虽然小静只是个保姆，但老太太还是通过各种机会培养她……那种上进哪，进取啊，不像70多岁的人。她丝毫没有架子，况且我也不是一个什么人物，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她让人留恋，就是在这些很平凡的小事儿上。人一生当中有多少轰轰烈烈的事儿？有多少刻骨铭心的事儿？没有……哎哟，头疼！……其实都是很平凡的，很多时候是无意的。但无意当中表现出来的往往是最真实的。我跟老太太纯属就是友谊。好多年了，我所有的朋友都不知道我认识老太太，所以我不愿意说这个……哎呀不行，我头太疼了！”

只见李姐突然满脸通红，头疼的直要蹦！吓得我们赶快去给她找止疼药，她一边吃药一边埋怨我：“我说我不说吧，你偏叫我说！你看，老太太惩罚我了吧？！”

离开白家疃的时候，我特意去跟李姐告别。李姐见了我就跟见了日本鬼子一样，避之惟恐不及。我一个劲抱歉，她也笑道：“没事儿没事儿，已经不太疼了……”我逗她：“既然不太疼了，咱俩再接着聊会儿？”……话音未落，李姐落荒而逃！

晚上回到家里，牛群告诉我他去了单田芳老师家。

老太太在临终的那段日子里，电视都看不了了，惟独爱听单田芳老师的评书。如果她睡觉的时候没听到，醒了也得让儿子媳妇给她复述一遍。大鸣委托牛群转达妈妈对单老师的感激之情，牛群欣然应允。

牛群没有单老师的电话，便跟田连元联系。他考虑田连元和单田芳都是评书界的。田连元一听是牛群就说：“我正着急呢，到处找赵老师家的电话，我要发个唁电！”这样，两个人互相交换了自己需要的电话号码。

跟单家联系上以后，牛群马上“杀”了过去。单田芳老师刚刚做完了大手术，正在家中疗养，头发都剃光了。牛群转达了家人的心意，老爷子听了眼泪汪汪，说，“老太太活着的时候我们俩通过电话，说好了将来咱们一定要合作一回……”

牛群请单老为赵妈写点什么。单老略一思忖，欣然命笔：

深切悼念人民的艺术家赵丽蓉老师，天堂从此有了笑声！

明明知道71岁的老人得的是癌，是晚期，还要上台去表演去唱。

而我还得装着什么都不知道，跟着去演！……

今天10点才到白家疃，一进院就问大鸣：“早上来的人多吗？”“多！有一家从亚运村来的，7点多就进院了。祖孙四代，老奶奶、小孙女。还有一个上海来的，带着个小孩。也不知道是在北京打工啊，还是怎么着，反正打着‘的’过来的。”

我先去妈灵前行礼。一看灵堂又多了几个花圈，几幅挽联，几张传真。最显眼的是

田连元从沈阳发来的唁电：

惊悉赵丽蓉老师病故，惋惜悲恸，仅向其家属表示慰问。又闻报载赵老遗言，有“我就是老百姓，要平凡来，平凡走”句，因有感为挽诗：

我是老百姓，语出赤诚心，名冠九洲外，自许平凡人。超脱名利梦，彻悟示子孙。
艺精扬四海，笑语满乾坤。百姓连百姓，牵动天下心。再逢初夕夜，忆君泪沾襟。

田连元
2000年7月20日



我正聚精会神地抄录，突然听见身旁一声悲嚎，忙回头观看，见一女子口呼“妈妈”，哭拜在灵前……

我问大鸣：“这位是……”大鸣说：“这是我妈的干闺女。”……

等“干闺女”平静一些了，大鸣把我介绍给她：“这位是牛哥的媳妇儿，牛哥把她安排在我这儿了……可不是帮厨啊，就是搞这个‘艺术搜索’。她想跟你聊聊，了解点咱妈的事儿。”

她很干脆：“行啊！你问吧，问什么我答什么！”

我把她约到一边坐下，开始了我们的谈话。

“您怎么称呼啊？”

“称呼我啊？牡丹江市评剧团业务团长，我叫刘晶霞！”

真是东北人，一张嘴就透着那么豪爽。

“能给我讲讲您跟赵老师交往的事情吗？”

“我啊，我就会唱评戏，你要让我唱，我能给你唱两天两夜唱不完，可你要让我文绉绉地说，我说不出来。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我是民间艺人，为什么喜欢赵老师？因为说实话赵老师她就是个唱评戏的。她确实评戏唱得好，我崇拜她，从小就崇拜她。我爱她简直不亚于爱新凤霞！新凤霞是我的老师，赵丽蓉也是我的老师。

“我和赵老师关系可好了，没曾想我们娘俩儿处得这么好，掏心肺腑！听着这个信儿以后，我哭两天！真是受不了，嗓子到现在还哑着呢，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说她往哪儿一走，人都认识她呀，都找她签名儿呀！出租车司机也要跟她照相。照完了还跟人家‘拜拜’。把你稀罕得！比那大娃娃都招人稀罕！如果上帝有俩人儿要一个人儿，我愿意替她去死，我愿意她活着。这是我的真心话。她活着吧，有用，大伙儿都喜欢她。我毕竟是无名小卒，我只能干小事情，她能干那么多那么多的大事情！为什么不把她留下？我一个废物倒留下来了……”

她掏出手绢擦眼泪。

“……和赵老师交往快20年了，我故事太多了。八三年，我到中国评剧院来学评剧。我是新凤霞的弟子，到北京之后呢我就一直住在新凤霞老师家。有一次凤霞老师请赵老师和杜宝宇老师到家做客，杜老师跟她们台上都是搭档，关系挺好的。我就在一边儿听她们聊天儿。我很少说话，因为咱是学生辈儿的。吃完饭以后，凤霞老师要睡午觉，她说小晶，你代表我去送赵老师和杜老师。这下可给我个机会，我可高兴了！那是我和赵





老师第一次见面，我这心里就闹得慌，我可喜欢赵老师了，她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一则我崇拜她的艺术，太崇拜了！她的一指一点在舞台上简直就是伟大的。杰出搁她身上不过火，炉火纯青也不过分。赵老师也看出我的心思来了，因为她们在吃饭的时候也让我表演了。从眼睛里看吧，赵老师就挺喜欢我的。下了楼走不远一拐弯儿就是东大桥照相馆，当时我想这下机会来了，我说‘赵丽蓉老师我可喜欢你了，咱们三个照个相去成不？’‘成啊孩子，那有什么不成的呢，走！’然后我们三个就去东大桥照了一个。杜宝宇老师也是艺术家呀，这真是最最珍贵的一张照片。那张相照得真漂亮，让我给放成一尺二的摆家里了。杜宝宇老师先走了，已经走了多少年了。

“那时候除了学习练功，我就是陪赵妈妈，当时妈妈说，‘你就做我的干女儿，我就是你的妈妈，有什么事孩子你记得跟我说，来这学习不易，你缺什么少什么都来找妈妈！’当时说得我都流眼泪了，这件事我一直都记得。

“第一次排业务的时候吧，她让我唱《花为媒》，报花名儿，唱完了之后，她给我提了很多意见。哪儿不好，没有进味儿，哪儿还有点儿表现不够，她不是表扬人，她说实话。这是我最领情的。所以隔几天吧我就上赵老师家去。我每次来都能遇上。出发前我也不打电话，在家没有？可每次都见得着。她说‘你早来我也不在，晚来我也不在，我刚到家，待会儿还出去……’没有一次碰钉子的。你说我们俩咋这么有缘分呢！

“前年来北京参加新凤霞老师的葬礼，赵老师也去送她。新凤霞是我的老师，她是我的妈妈。我和赵老师能掏心窝子说话。每次我俩得单聊，得聊长时间的。都不是一小时，两小时的。我们聊人生，她的人生看法就是告诉我事业不要丢了，她说活到老我拼到老，我给社会贡献到老。我要把我的孩子带好……我们俩聊天有笑的时候也有皱眉头的时候。赵老师再出名儿她是独身，我也是独身，我有两个孩子。聊起独身主义了，最后她说孩子咱娘儿俩就当一个单身女‘贵族’。对社会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对子女要做有责任心的人。妹子，这个观点儿对不对？”刘晶霞问我。

“……因为我不是独身……”

“那你看我这个观点儿对不对？”晶霞执拗地看着我，等着我回答。

我只好老实地说：“我说不上来……”

“我们这个观点儿对！”

“……我觉得存在就合理……”

“得了，妹子，别难为你了……知道她得癌了以后，我哭了两天！我给她织了一套红毛衣，红毛裤，红帽子，我让她冲一冲。收到了她就给我打电话，她在电话里跟我说，现在头发都掉了，不好看，不好见人。她想戴假发。听说东北的假发好，让我给她买一个。我就赶紧去买，那个假发她还挺如意的。大年二十九那天通电话，她说话还‘噉哩喀喳’的！”

“倒回17年，她有一番话，我现在还记得：‘人是要老的，你现在年轻漂亮，先跟你师傅学。以后岁数大了，走我这条路，唱彩旦，你准行，你找我，我到时候给你说戏……’她的真本事我没学到。这是我终身遗憾，她对我那么好，我为什么不跟她学学呢……我故事太多了，今天就说到这吧，我心很难受。哪天咱姐儿俩再单聊……”

一见刘晶霞要告辞，大鸣说：“饭都得了，怎么也得喝碗粥再走啊！”晶霞说：“不